

中国版《教父》

讲述黑道大佬兴亡传奇

揭开以黑富商阴暗内幕

大哥 II

鹿政
著



江苏出版社

大

鹿政 著

哥 II

 江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哥Ⅱ/庾政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459 - 0101 - 6

I. 大… II. 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0195 号

大哥Ⅱ

庾政 著

责任编辑 / 许冠魁

特约编辑 / 高志红 曾 刚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编辑部) 010 - 65921349 (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6.5

字 数 / 341 千字

印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9 - 0101 - 6/I · 26

定 价 / 30.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大哥
II

目·录

第一卷 地下王国 / 001

第二卷 和平计划 / 077

第三卷 女公安局局长 / 215

第一卷 地下王国



第一章

在上海铁道宾馆的那几天里，向明宇和聂山鹰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同刘广成一样，向明宇清醒地认识到聂山鹰性格中倔强的一面，明白除非他亲自出马，否则无法完成这个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他亲自飞往上海。整个交流过程大部分时间是向明宇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服工作，他不停地变换角色：认真负责的朋友，把人生经验跟年轻人分享的敦厚长者，关爱苏雪莲的父辈，威胜公司的元老，股东和代表。他们交换了彼此最根本的认识和原则，坦诚布公，但决定最后结果的不是向明宇的口才和开出的条件，而是聂山鹰个人的思考和选择。最后，年轻人走向窗口，拉开窗帘，眺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他发了一会呆，然后说：“你给我讲讲老头子的故事吧。”

1988年以前的那段时间，是整个江城黑道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臭名昭著的程世一团伙在江城消失，地盘由老头子公平地划分给几位实力雄厚的大哥，整个江城黑道变得和平而有序。黑道盟约的存在避免了内部发生残酷斗争，同时减少了警察与政府关注的程度和严厉打击，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构建他们的地下王国，把热情和进攻方向转到生意和管理上，这有利于他们发展壮大，走向成熟。那几年，由于苏威胜对于江城黑道的杰出贡献，整个江城黑道大一些的黑道团伙，都迅速蜕变成为一个个分工严密、组织完善，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正规公司。相比于其他城市那些终日仓皇躲避警察追捕，或者半夜躺在床上还在算计他们对手的同伙，江城黑道无异于奔跑在宽阔、平整的大道上的运动健将，以一种令人瞩目的速度向前冲锋。

毫无疑问，在这一场赛跑中，威胜公司依然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哥。看起来，苏威胜在划分地盘时似乎过分克制和谦逊，除了保留河坝街作为威胜公司的“根据地”外，没有提出额外要求，虽然当时他已经具有那种实力和权力。但是，他垄断了整个江城的建筑市场，不管哪位大哥的地盘，所有的建筑工程都必须由威胜建筑公司承包承建，每个工地获得的利润，远远超过其他黑道大哥曾经喜好经营的酒楼、宾馆、夜总会和其他行业。当这些大哥们醒悟过来时，他们已经无法后悔。后来，在向其他城市进军时，他们毫不迟疑地追随苏威胜的脚步，首先进入当地的建筑市场。

赌场成为建筑业之外又一个收入可观的生意。由于苏威胜和鲁龙水彼此欣赏，同时由于威胜公司的实力迅速膨胀，赌王把更多的赌场交给苏威胜的人来保护。并且，他无偿地替威胜公司培训了一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指导他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初级管理，帮助他们在江城周边的县城开起了一些完全属于威胜公司的小赌场，一个赌场一年的利润抵得上一个标底过亿的工地。这引起了泸城大哥王一鸣的不满和仇恨，现在，只有泸城以及泸城附近几个城市的赌场，在他完全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他能够参与分成，与他从前享受的权益和赚取的利润相比，大幅缩减。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这个圈子信奉力量，实力决定一切。除非他愿意发动一场挑战苏威胜的战争，不然无法改变赌王的决定。

刘成的保安公司垄断了整个江城的保安市场。严打之前，打击车匪路霸的行动见效之后，再为汽车运输公司保留一支数目庞大的保安队伍，略显多余。付新调整了这些人员，大部分转到雄风公司其他部门，比如宾馆保安部。出于对苏威胜的尊敬，他的保安人员现在都由刘成的保安学校培训。雄厚的金钱实力加上充足的人手，确保了威胜公司的实力只有不断壮大，不会衰减。同时，向明宇和局二从两个方面为威胜公司编织了庞大、有效的关系网络。

由于苏威胜的低调和保守，局二成为威胜公司的代言人，其身份和地位变得空前突出。谁也想不到，十年前河坝街那个穿梭在街头巷尾的三流掮客，会成为江城呼风唤雨的黑道大佬。各种行业、各种身份的人都希望能够跟他建立某种友谊，以认识他为荣。局二在檀梓坝教育区修建了一幢四层的独立小楼，这里因为学校众多，似乎成了江城最早的高级小区，因此吸引了喜欢附庸风雅的局二，房子造价超出一百万，这在当时房价每平方米不会超过四百元人民币的江城，是一幢了不起的豪宅。能够得到邀请参观他的小楼，在江城自命不凡的人物看来，是一种无比的荣耀，远超过出席市人大或者是政协的代表大会。每个周末，如果没有其他安排，局二会在他的小楼里举行家庭宴会，招待一些特殊的、对公司有用的朋友，这样的晚宴，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些参与者，或者艳羡者的谈资。

相比局二的风光与高调，向明宇比较神秘，他进攻的对象范围要狭窄一些，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和执法机关，但这些人对于公司的影响举足轻重。在个人习惯和性格上，向明宇更接近苏威胜，同时，他的身份也不需要像局二那样事事出头，人人笼络，他的社交不像局二那样有名，但更有用。而且，随着威胜公司的发展和交往级别的提升，他的社交渐渐转入隐秘，最常见的娱乐方式，是下午下班后，安排两三辆毫不起眼的轿车和预约的客人一起，奔赴距江城四十分钟车程的盐城，在那里享受一个酒醉饭饱、歌舞升平的夜晚。后来高速公路开通，车程缩短为二十分钟，在向明宇的建议下，他们派出代理人，在盐城檀山宾馆装修了一个夜总会。这家宾馆虽然不如西湾饭店现代、气派，但周围林木葱郁，环境幽静，装修保持了古朴雅致的格调，适合那些有身份的客人。这

个城市因为有几家外省迁来的大型国有企业，社交风气开放，获得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别称“猫城”，对于某些道德不好的人，充满诱惑。威胜公司的代理人具有丰富的经营夜总会的经验，对于向明字的安排心领神会，广泛招纳年轻漂亮的歌舞演员，给予高薪，不计盈亏，同时，网罗了大批年幼虚荣、贪图享受的少女，部分还是在校的高中学生，用来满足客人的某些畸形癖好。在一个完全陌生，但绝对安全的环境中，这些白天被身份、道德束缚的官员们不再拘束，尽情放纵他们压抑的欲望，和白天判若两人。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下，向明字很容易跟他们建立起比较牢固的友谊，处理掉很多棘手的难题。

通过局二和向明字的努力，苏威胜以一种离经叛道、迅猛无比的速度和力度贿赂警察和官员。刚开始的时候，局二和向明字态度谦卑，委屈自己周旋在一群装模作样、傲慢的伪君子间，跟他们称兄道弟，渐渐的，依靠金钱和隐隐的威胁，局二和向明字获得了尊敬，跟他们结成平等的盟友或犯罪同伙，最后，变成主动的操控人和施舍者。那些警察和官员们先是小心翼翼地接受他们的宴请和小额馈赠，保持着足够的警惕，随着次数的增加，这种戒备自动消失，开始接受请求帮助解决一些不违反原则的小忙。这种情况持续到一定时间，因为他们接受的好处太多，以至于他们觉得不做一些事情回报，似乎对不起他们真诚的朋友。于是，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甚至可能会主动询问局二和向明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旦迈出这一步，他们都将毫无例外地变成彻底的腐败分子，不能自拔，成为威胜公司的工具。最后，一位低级职务的警察，甚至会为赔金少于同僚而直接跟局二抱怨，充满愤怒和醋意。

他们的工作顺利得出乎意料，毫无难度，完全失去了挑战性和专业特点。比如一位警察抓获公司某位兄弟，获得他们犯罪的证据后，只要不是毒品和刑事案件，他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局二和向明字，索取保释金，毫无顾忌地直接进行讨价还价。这让局二和向明字目瞪口呆，几年前，他们还是水火不容，彼此轻蔑，突然之间，你来我往，构建虚假的友谊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似乎他们也变成了斤斤计较的生意人了，真是不可思议。最后，他们甚至想停止这个乏味的工作。

在一次公司核心人物聚会时，向明字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们不会是想把所有的江城警察和官员，都变成咱们公司的员工吧？”

苏威胜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在刘成表示支持之前，他开口说话了。苏威胜断然否决了向明字的牢骚，他引用古时的一句谚语来开导他这位最重要的伙伴：

“不能总要到想喝水的时候，才去掘井。有些人现在似乎没有发挥作用，但他们手中的权力是货真价实的，它是这个社会唯一不能拿到市场上去标价然而却最受人追捧的商品。我们有钱有人，再加上他们的支持，才是安全、战无不胜的。不用担心花的钱多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加倍还给我们。”

老头子的话不是威胁，最多只是一个商人对于自己投资以及回报的分析。他对整个公司的发展充满信心，总有一天，他们需要这些人帮忙，在非常时刻，他们将帮得上大

忙。虽然用于维持这种友谊的支出巨大，但对于整个公司收入来说，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大部分贪婪官员和警察可能不会给公司带来利润，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友谊，公司可能遭遇损失和危机，老头子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鼓励向明宇和局二继续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犯罪活动的所有环节上设置保护。

公安局局长周荣民是苏威胜坚定的秘密盟友，但一般情况下还用不上他，有许多的低级警务人员会帮助威胜公司解决各种麻烦。有两位副市长跟向明宇关系密切，经常出现在檀山宾馆的夜总会包房里，穿着便服，像一个普通、发福的中年商人。但他们也不是经常麻烦的对象，只有在重大工程招标的时候需要他们，向明宇手中还掌握着一大把随时乐意效劳的中层官员。

跟赌王的合作，使威胜公司的影响扩展到周边地区，无论苏威胜再怎么低调，他“仁义大哥”的名声威慑整个西部黑道，并传到全国。苏威胜获得了他黑道事业的空前成功。

在这种风平浪静，大家埋头发财的时间里，公司的核心人物经常觉得百无聊赖，甚至连最忙碌的局二也经常有时间去茶馆陪苏威胜喝茶。

获得悠闲的苏威胜，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苏雪峰的培养上，但进展不大。苏雪峰继续了他强硬、坚韧的性格，但缺少老头子的内敛、自制，在处理问题上缺少灵活性和大局观。很多时候，年轻人喜欢用直接、粗暴的方式来解决，这是老头子一向反对的。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问题。两位来自泸城的商人，通过朋友的介绍前来拜访局二，希望能够在江城销售他们代理的一个品牌酒。这是一件大有利润的生意，虽然威胜公司的主业是建筑，但对于送上门来的生意，也并不会漠视。这种生意，可以作为一种奖励，指派给曾经为公司作出贡献的骨干成员，由他独立经营，公司象征性地分享部分利润。但这一次，两个泸城酒商出人意外的非常倨傲。因为泸城那个闻名全国、实力在整个行业至少排名前五的酒厂，最近开始整顿，把所有出厂的一百四十多个品牌，一下子砍掉了三分之二，所以这两个酒商以为他们代理的品牌酒现在变得奇货可居，对于合作提出了许多过分的无理要求。局二耐心地跟他们协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最后，他温和地对两个固执的酒商说：“请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他走出办公室，打电话招来正在刘成保安学校进行身体锻炼的苏雪峰，简短地对他说事情的大概，然后似乎是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请求苏雪峰帮忙：“我简直无法说服这么顽固的人，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放弃一些利润。可以吃点亏，但一定要能够合作，这是做生意最基本的原则。”

这不是简单的请求，而要给苏雪峰一个表现的机会。局二完全明白老头子的希望，他也努力在配合。苏雪峰如果将来某一天会继承老头子拥有的威胜公司股份，做威胜公司的大哥，他就必须学会如何独自处理这些问题。这是一位大哥必须通过的能力考核。

但是苏雪峰的表现并不太令人满意，他完全没有领悟局二含蓄的暗示，他使用的办法太直率，太粗暴，缺乏他父亲擅长的那种隐藏的威胁和微妙的手腕。他使用的是大棒，不是轻剑。他气昂昂地走进办公室，坐在局二刚才那个位置，身体前倾，咄咄逼人地盯着两个酒商：“我是苏雪峰。现在由我来跟你们谈判。价格就按刚才局二叔跟你们说的那个，你们只负责把酒运过来，我们按这个价格把钱付给你，不会少你一个子。但必须是真的，如果有假酒，一切损失将由你们负责。至于如何把酒卖出去，价格标多少，那是我们的事，用不着你们指手画脚。明白吗？就这样！”

两个酒商木然地保持镇定，似乎在考虑接受这个最后通牒。苏雪峰毫不犹豫地揭穿他们的底牌。他得意洋洋地冷笑着说：“我知道你们跟王一鸣关系好，但千万不要指望他能够给你们撑腰。告诉你们，现在道上轮不到他说话，更别想来江城耍威风。老实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威胜公司是大哥。知道赌王吧？现在他跟我们合作，不是王一鸣，而是我们为他撑腰。”

局二在办公室外听得直摇头。苏雪峰说的话是事实，这也是他们跟这两个酒商合作的底线，但为什么不能换一种委婉的说法呢？威胁对于生意没有多大的益处，只会吓跑一些富有而胆小的商人。谁都知道他们的黑道背景，那些商人应该知道欺骗他们的后果，用不着在这些普通人面前张牙舞爪的。

而且，他们可以先做一些让步，把生意先做起来，然后，再慢慢扭转局势。就像他们常常签订一个看似没有利润的建筑合同，最后总会有超出想象的巨额追加工程款。生意场上，没有不会碰到麻烦的，何况必要时他们会主动给这些人制造麻烦，只要这些人开口求助，他们就会顺势主导整个生意，控制整个局势。只要耐心等待，机会就会降临。如果每次前来谈判的合作伙伴都遭受这样无理的待遇，公司的声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还有老头子仁义大哥的名声。最后，两个泸城酒商似乎是害怕了，表示他们回去考虑一下，仓皇告辞。但从此再没有跟局二联系过。

这件事令苏威胜忧心忡忡，不仅仅是因为损失了一个赚钱的生意，而是在年轻的苏雪峰变得更老练、更残忍之前，他还不能完全放手。但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这可能是老头子一生中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他就能把他从苦难生活经历中得来的宝贵人生经验，慢慢传输给他的儿子。他有的是时间，明年才满五十岁。他将亲自把苏雪峰培养成为一位合格的大哥，然后，像古时的君王，把他缔造的整个地下王国，交给他这个儿子。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太令人愉快的事。刘成抱怨在公司太受拘束，他个性张狂，是个硬汉，但威胜公司有很多提倡的行为，比如保持为人的谦卑，不要轻易炫耀他们的暴力和财富等，与他性格不合；还有些不能违背的原则，比如毒品，比如把公司利益置于一切，包括兄弟义气之上，他似乎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总而言之，他觉得像猛虎被包上了手套，过得不太舒心。他向苏威胜提出分家。

这是托词，真实的原因是，在公司最初的四个股东、四个核心骨干之间，局二和向明宇这几年受到了空前的重用，地位和影响远远超过刘成。毫无疑问，这是问题的关键。在局二和向明宇出道之前，刘成就已经是道上有名的狠角，“四小四”之一，但现在他却几乎成了隐藏在幕后的一个无名打手，这的确让人难以接受。

苏威胜经过认真考虑，同意了刘成的请求，他不能强制一个朋友委屈地遵循他的意愿生活，这不公平，而且也不道德。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说到底，他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自由地生活，如果刘成有这种需要，他难道会拒绝？苏威胜理解刘成心里的真实想法，作为公司的执法人，刘成必须保持低调，所以他觉得自己吃了亏，他希望走上台面，与其他大哥平起平坐，这是很正常的想法，他也完全有权力这样想。而且，刘成也有资格成为一位大哥。苏威胜亲自出面，请蒋仕峰把他的地盘腾出来让给刘成，作为交换，张宪放弃了火车站的控制权，蒋仕峰如愿以偿地进驻火车站，同时，蒋仕峰还获得了火车站背后新奇乐园的所有建筑工地。作为威胜公司最坚定的盟友，张宪也肯定会得到补偿，苏威胜允许他在威胜公司的赌场中拥有一些股份。张宪还提出一个秘密的要求，是希望周荣民对他弟弟张涛暗中照顾，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一直有些尴尬，他不方便出面。这个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

以前跟随刘成的兄弟，可以自由选择，或者跟他另立门户，或者继续留下来为威胜公司做事。那些特别聪明和比较平庸的兄弟都选择了后者，少数野心勃勃的家伙去了刘成那边。

分家事件从容化解，皆大欢喜，不仅无损于威胜公司的威名，而且再次成全了苏威胜个人的仁义名声。当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刘成自立门户会让威胜公司损失一部分实力，只有苏威胜、局二、向明宇寥寥几个人才知道，刘成的离开并不是损失，威胜公司只会变得更加强大。现在，威胜公司三个核心人物的思想几乎完全一样，而且一样的经验丰富，睿智稳健，每个人都能够主持大局，独当一面。这样亲密无间，能够彼此完全信任的组合几乎是无敌的。相反倒是刘成，他出去当大哥，并不能比现在拿到更多的钱，当然，如果他能够在自己的地盘上发掘更多的财路另当别论。离开了威胜公司，其他大哥对他的尊敬只有减少，不会增加，名义上他比以前威风，但实际上却变得脆弱和危险，他成了别人的目标。而且，他个人性格中还有无法克服的缺点：粗暴，不善动脑。他必须对自己的每件事负责，每个计划都需要自己进行思考，他会犯错误，这是肯定的，而且许多错误会很严重，甚至致命。他如果得罪了某位大哥，或者遭到新崛起的黑道团伙的挑战，他将不会再有苏威胜和局二为他制订完善的作战计划，给予必胜的信心，不会有向明宇出面为他消除来自政府和警察的压力，他必须亲自面对一切，可能一战即溃，死于非命。虽然，威胜公司肯定不会坐视不管，他们一定会派出战斗队伍，让他免费使用各种关系，但是，在这个圈子里，利益越来越变得赤裸裸，老式的义气和传统已经不能束缚现在的大哥，合作的基础渐渐被金钱取代，威胜公司的帮助将是有限度



的。而且，既然你选择了当大哥，就必须担负起一个大哥的责任，你不能再像以前的小弟一样，事事需要别人帮助，你必须像大哥一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麻烦。

刘成走后，苏威胜迅速提拔徐昌军作为公司第一执法人，顶替刘成从前的位置。这是个心狠手辣，更加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就是他，当初跟苏雪峰一起闯进威胜公司债主家里施暴。时间流逝，当年勇猛的小兽长大了，更加残忍凶恶，也更加成熟狡猾。因为对苏威胜的尊重，这个提拔在公司内部没有人表示异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苏威胜慧眼识人。同时，老头子还提拔了几个年轻人，像苏平。

苏平得到老头子的重视，不仅因为他姓苏。他聪明能干，做事沉稳，由于一直在贫苦生活的底层挣扎，他像年轻时的苏威胜一样，练成了内敛、忍耐和善于思考的性格，这是苏威胜特别欣赏之处。威胜公司转向建筑行业之后，苏平开始起步，接替局二管理批发市场的货运部，随着威胜公司的业务飞速发展，他也离开批发市场，接受更加重要的工作。局二和向明宇毫不怀疑他对老头子和公司的忠心，所以委派他一个特殊的任务，巡视威胜公司在各个城市的工地，进行审查和监督，最后扩展到威胜公司在其他城市的所有生意，因此他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威胜公司在这些城市的代理人都对他毕恭毕敬，他年纪轻轻就凌驾于那些经验比他丰富、贡献比他大的公司头目之上，毫无疑问，如果不出预料，他将来肯定会成为苏雪峰最得力的助手，类似局二，超过刘成。在老头子的暗示下，局二负责给他安排了一支独立的战斗队伍，这支队伍人数不多，但个个精明强干，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经过严格考核，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兄弟。局二命令他们，以后他们在公司内部，只接受苏雪峰和苏平的直接指挥。局二和向明宇都明白，这是老头子在一步步为他的儿子接班做准备。苏雪峰迟早会坐上老头子那个位置的，他们这些元老必须为年轻人让路，但是，他们没有怨言和抵触，克制自己的不快努力配合，一如从前。这有什么呢？如果能够帮助苏雪峰变得像老头子一样强，他们求之不得，这意味着他们在公司的股份将得到保障，这是最重要的。他们不像刘成，他们没有那个野心，也没有那个必要。在这个充满危险的圈子里，难道还有比被威胜公司这棵大树庇护更好的选择吗？

老头子运筹帷幄，未雨绸缪，在考虑为他的地下王国培养新的领导人和新的核心团队时，他肯定也想过为苏雪峰寻找一个类似于向明宇一样的助手。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像向明宇当年那样聪明能干又善于处理具体事务，谦和中又具有不容忽略的坚强，更重要的，要让一位具有向明宇那样优秀的专业知识和杰出才干的人心甘情愿地加入他们，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当然，他们也可以诱惑那样的人才，用金钱和权力，这是两样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东西，或者用其他的手法，比如威胁，能够达到目的，但不能保证他的忠诚。如果像向明宇这样的人身上出现了背叛行为，对于整个公司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必须慎重。到目前为止，他总算发掘了徐昌军和苏平，比照他从前的核心队伍，只差一个跟官员打交道的人了。当然，他不可能没有想过，剩下的工作可以由

苏雪峰亲自来做，而且苏雪峰也多次表示了这种意愿。但老头子总是不能放心，他的脾气只有老头子能够控制，局二和向明宇已经越来越无法驾驭他。如果苏雪峰完全放任自己的个性和行为，可能会给他自己、给整个威胜公司造成无法想象的伤害。后来，这些担忧完全变成了现实。

这年春天，因为清闲，苏威胜率领一支庞大的队伍回到苏家湾参加每年的苏氏家族清明会：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苏平和几位苏姓子弟，还有刚刚离婚的向明宇。自从生意走上正轨后，苏威胜每年捐给清明会巨额的金钱，用于资助贫穷的乡亲，帮助他们的子女上学。当苏姓子弟长大成人后，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在威胜公司中量才施用，找到一份恰当的工作，在公司薪水之外，苏威胜个人再给他们部分补贴，保证他们有足够的余钱寄回家乡赡养父母。理所当然，七年前，苏威胜就被推选为清明会会长，几乎所有的苏姓族人都把他当成恩人，除了极少的几个人拒不接受他的任何恩惠。

在清明会上，苏威胜发现一张有些陌生的面孔，他很吃惊，忍不住苦着脸对坐在身边的向明宇小声说：“你看那个人，他是咱们苏家做官做得最大的。”他的语气带着耐人寻味的调侃和深思。

这个人叫苏南，在苏家湾，他是丝毫不逊于老头子的另外一个传奇人物。从十一岁读初中，他就离开苏家湾独自也是独立地生活。在区中学住校，靠做零工养活自己并且交纳学费，没有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依靠过人的勤奋，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县中学，然后，毫不出奇地通过高考，进入省外一所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开始是做辅导员，后来通过校团委书记这个职务进入仕途。然后是市团委副书记，书记，下放挂职做副县长，从此离开大学。后来是常务副县长，市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副市长，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不到四十岁就已经是中原某省勋城的常务副市长，前途远大。

他的父母具有江城农民的保守，拒绝了儿子的请求，一直没有离开苏家湾前去他所在的城市。但每到一些重大的节日，总会有很多陌生的人前来苏家湾对两个老人问寒问暖，送上贵重的礼物。所以两个老人在苏家湾地位超然，令人羡慕。每年春节，苏南回来看望父母的那几天，受到的尊敬和欢迎丝毫不会亚于苏威胜。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和彼此特殊的身份，他是苏家湾从来没有跟苏威胜说过话的人，除了小时候。但那时候他们明显不会有什么交情，也不可能对彼此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当苏威胜已经开始认真考虑生活道路的选择时，苏南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他们年龄相差将近十岁。当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不俗的成功后，似乎已经成为永远对立的两种人。可能碰面的机会，苏南都会巧妙地避开。

几年前，苏南的父亲病故，他终于说服他的母亲离开家乡，前往勋城，此后几年，苏南就再也没有在苏家湾出现过。但是出人意料，今年他又回来参加苏氏族人祭祀祖先

的聚会，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他既没有带妻子和女儿，也没有带秘书。对于一位官员来说，秘书是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的助手。苏威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似乎意味着出现了某种特殊情况，现在，他坐在距离苏威胜最远的地方，但他的穿着、举止，毫不费力就让苏威胜一眼从人群中抓住了他。跟苏威胜一样，苏南身边也围坐着一些希望跟他搭话的族人，但他显得心在不焉，脸色冷漠。苏威胜考虑了一会儿，对向明宇说：“似乎你有一个接触大人物的机会了。”他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他有一个比雪莲要小一些的女儿。”

向明宇心领神会。苏雪莲刚刚进入初中学习，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美丽大方，在向明宇的暗示下，小女孩毫不拘谨地走到苏南身边，跟这位奇怪的叔叔说话。苏南的表情立刻变得柔和，他把小雪莲抱起来放在他的腿上，然后从衣袋中掏出一支自己使用的金笔作为礼物赠送给她。向明宇顺理成章地在这个时候走了过去，两个人男人开始漫不经心地围绕小女孩搭讪。后来聚餐时，向明宇没有离去，他跟苏南坐在一起，这时候，他们能够小声地说一些只有他们听得见，也只有他们听得懂的话。向明宇儒雅的外表和善解人意的谦和，博得了苏南的好感，他们交流得不错，虽然不是畅所欲言，但不至于让苏南对他有防范和排斥之心，他简单地了解了一点这位副市长的近况，苏南很可能即将遭遇他一帆风顺仕途上的一个滑铁卢。

接到向明宇反馈回来的信息，苏威胜陷入了长久的沉思。苏南肯定知道向明宇的身份，那么，他为什么要对素昧平生的向明宇透露这些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呢？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闲聊，一个经过官场历练的副市长，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有隐藏在背后的深意，那么，他到底想告诉苏威胜什么呢？考虑到他突然孤身返乡，苏威胜最后肯定：他是在向自己求助。

这是男人维持自尊的一种含蓄表示。苏南相信苏威胜足够聪明，能够明白无误地接收到他发出的信号，如若不然，这样愚蠢迟钝的人，也不值得和胜任他的求助。这个结论让老头子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能够得到一位自己欣赏的大人物的看重，毫无疑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同时，苏威胜也肯定了另一点，既然苏南用这样的方式，放弃他在勋城无数的朋友和关系，甚至不让他的秘书知道，千里迢迢回到江城来向从未打过交道、几乎算是陌生人的苏威胜求助，那么，他遭遇的困难一定非同小可。

无论如何，苏南是苏威胜认识的人中，少有的不怕他的人之一。他们两个都是那种骄傲而有才能的人，不愿被人压迫和接受恩惠，虽然苏南现在受到了挫折，但这是每个人人生中都会遇到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苏南如何对付它并且战胜它。也许，这正是自己和苏南结成盟友的一个机会。是的，盟友。他对苏南不能像对待其他人一样，他们是平等的，或者说，他们必须是在一种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如果他对苏南的帮助带上一丝施舍的味道，苏南就会断然拒绝，虽然有求于人，但绝不会卑躬屈膝，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老头子在感情上已经决定了这件事，这是罕见的，他一生中重要的决定都是在非常冷静和理智的情况下作出的。虽然如此，老头子还是跟向明宇进行了简短然而认真的讨论，勛城不是江城，他们最近的一个工地距那里也有好几百里，他们对那个城市一无所知，而且，他们对苏南面临的困境也一无所知。他们从前做过的，不过是在江城，通过一定的努力，提拔一位科长或者警察的中层干部，介入像市级领导这个级别的官场斗争，他们既没有经验，也缺乏实力，而且，可能面临极大的风险。但是，苏南姓苏，这决定了他们可以在以后进行坦诚、亲密的合作。苏威胜的自尊，也不容许他拒绝苏南的求助。还有一个原因，苏威胜已经意识到威胜公司发展到了一个阶段，他们整个力量结构中，应该注入更加有力的权力支持，也许，苏南将是他们的一个尝试。虽然，苏南现在还在遥远的勛城，但这并不表示，将来他不会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城市给予威胜公司巨大的回报。而且，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次尝试获得某种经验。同时，老头子考虑到了苏雪峰，他应该给苏雪峰构建一个更加强大的地下王国。

结束下午的祭祀活动后，他们准备返回江城。由于苏南没有自己带车回来，苏威胜很自然地邀请苏南与他同车，向明宇亲自驾驶。

在回城的路途上，他们进行了坦诚然而含蓄的交流。幸好他们都聪明过人，能够从简约的字句中完全明白对方的意思，苏南面临的困境是：在这十年中，他一直是改革派的形象冲锋陷阵，取得了不少成绩，也树了不少政敌，包括他现在的顶头上司，勛城市委书记、代理市长徐南松。徐南松以一位老练政客的防守战术，对苏南保持了宽容和支持，将嫉恨与敌意一直隐藏着，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他跟苏南一直是外人眼中团结合作的一对好搭档，甚至欺骗了以前是市委组织部长，后来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苏南的岳父。在跟徐南松合作的十年中，苏南肯定觉察过徐南松的虚伪和敌意，但是因为年轻气盛，加上有恃无恐，还有总想在政绩上出人头地，他忽略了身边这位顶头上司。他的岳父退休半年后，徐南松开始发动反击，准备向这位经常逾矩违规、无视自己权威的副手进行清算，这其中还夹杂着徐南松对苏南岳父的宿怨。徐南松一直认为，如果不是苏南的岳父对他的某种偏见，他很可能会在仕途上走得更远，然而苏南的岳父为了培养自己的女婿，让他一直在做着某种牺牲，现在看来，勛城市委书记将是他一生仕途的巅峰。他像一位侠义小说中的复仇者，经过十年耐心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像以前苏南的岳父对他一样，他现在对苏南手握生杀大权，并且，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他代理的市长一职，本来是苏南的岳父为苏南留下的，经过某种程序，苏南会顺理成章获得，在苏南岳父的努力下，市委一直没有考虑勛城市长的人选，但是现在，徐南松正式向省委提出请求，他已经代理市长半年，不能长期身兼两职，请求另外委派合适人选。然后，苏南以前的一些工作在《勛城日报》上被隐约指责，虽然成绩卓著，但也有些不好的副作用，同时，勛城市纪委没有报请省纪委，就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暗中调查苏南的经济问题。由于苏南不可能在生活作风上出现破绽，徐南松就选择了这个突破

口，就算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会造成一种舆论，有利于他对苏南发动总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位勋城市委书记改变主意，停止他的报复行动。苏南的岳父曾经亲自出面，通过电话跟徐南松进行交流，但被直接、礼貌地拒绝了。徐南松最多只能做完这一届市委书记，他已经绝了仕途升迁的希望，因此不再顾忌一位退休的省委组织部前副部长的影响。在即将到达江城的时候，经过长时间沉思的苏威胜笑着告辞：“我不送你了。”他亲热地拍拍苏南的肩，像一个敦厚的兄长，带着疼爱的诙谐口气说：“别再愁眉苦脸的。那家伙无法动你。我向你保证。”

苏南带着不安的谢意点点头，没有说话。由于他此行的目的已达到，他不用再在江城多待，向明宇将直接送他去省城机场。

“你认为苏大哥会如何对付他？”上了高速公路后，苏南问。“这个人在勋城经营了十年，很多有实力的三教九流人物，都拜在他的门下。他虽然没有升上去，但现在市委里不少权力人物，都是他昔日的同僚和好友。”

“你怀疑他办不了这件事？”向明宇惊人的敏感，反问道。

“你认为呢？”苏南对向明宇充满好感，这是他主动跟向明宇讨论这个话题的原因。幸好不是局二，也不是刘成和苏雪峰。

“他是我们的大哥。一位真正有身份有实力的大哥，说话必须算数。”向明宇审慎地回答。“我跟了苏大哥这么久，他一直都是说到做到。”

苏南不再说话，满怀疑惑。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他押上了他的一切，底牌却在别人手上拿着。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真是鬼迷心窍。或者，他的确是走投无路，像一个溺水的人慌不择物地乱抓。

在徐南松拒绝他岳父的那个夜晚，苏南的妻子拒绝与他同房，把他关在卧室外，她经常把性作为武器对他进行惩罚。但以前表示不满的时候，她还能让他待在同一张床上，这一次，她彻底对他感到失望和愤怒。她认为一切的羞辱都是由他而起，因为他的无能。她和她的家庭把他从一个农村孩子一步步扶持到现在的位置，但是，他辜负了他们的希望，而且最让她不能忍受的是，她最敬重依赖的、一直高高在上的父亲，在退休后还要遭到昔日下属的拒绝。这对于一位曾经主宰一切的官员来说，是极大的羞辱，她决定让苏南加倍承受。苏南也的确如她所愿一样，接受了这个惩罚，他长时间地呆坐在书房的沙发上，用手捂着脸，完全陷入一种羞辱、无助、懊丧的绝望心情中。半个小时后，他开始思考，他想了很多，他的家乡和父母，他的婚姻和仕途，他从前的岁月。他没有抽烟，更不会借酒浇愁，曾经帮助他在残酷的官场斗争中生存下去的那种江城男人的坚韧意志让他振作起来，他一一过滤他的朋友和这十年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似乎没有人能够拯救他，最后，他想起了苏威胜。

小的时候，他觉得苏威胜是一个奇怪的人，他和他的朋友非常希望苏威胜加入他们的游戏，但总被其冷漠地拒绝。苏威胜最常见的表情和动作就是沉思，像一个严肃的